

柏拉图发生论思想初探

王晓朝 郭笑雨

摘要 近年来,从事古希腊哲学研究的中国学者不断进行方法论的反思,一些学者提出要用发生学的方法解读古希腊哲学文本,深化对古希腊哲学思想的理解。“发生”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在古希腊哲学中出现得很早。与汉语“发生”词义基本对应的希腊语词是“γένεσις”,主要含义有发生、出生、产生、生成、变成。柏拉图有关发生的思想相当丰富,但在表述上是零碎的、不系统的,缺乏深入论证的。他的相关思想为后来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柏拉图的发生论思想达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作为一种方法论,它预设了普遍的因果关系、知识整体论及历史的线性发展,认为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先行包含于它的规定性本质之中。柏拉图的发生论思想是近代科学发生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发生论思想的胚胎和萌芽。

关键词 柏拉图 发生 生成 发生论

作者王晓朝,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北京 100084);郭笑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8)06-0015-07

近年来,从事古希腊哲学研究的中国学者不断地进行方法论的反思,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者提出要用发生学的方法进一步深化对古希腊哲学文本的解读。“发生”(γένεσις, genesis)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在古希腊哲学中出现得很早。本文考察“发生”这个术语的源起,揭示这个概念的丰富内涵,并将“发生”问题主要限定于柏拉图对话语境中,反思柏拉图的发生论思想,阐明其现代意义。

一、词义辨析

“发生”在汉语中是一个常用词,自汉代起就频繁出现,其踪迹在中国典籍中并不罕见。归纳一下,发生的主要含义有:

(1) 产生,指原来没有的事物产生了,或者从已有事物中产生新的事物。^①例如:“这种自然发生的感情是长期遭受歧视的结果。”(巴金《中国人》)

(2) 出现。例如:“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唐]杜甫《春夜喜雨》)“无穷怀抱风和畅,不尽形容雨发生。”([元]朱释老《春日田园杂兴》)

(3) 萌发,滋长。例如:“每岁东来助发生,舞空悠扬遍寰瀛。”([唐]罗邺《春风》)“乾坤有信如符契,草木无知但发生。”([宋]欧阳修《春帖子词·皇帝阁》之四)

(4) 发迹。例如:“内有发生之意,先凶后吉。”([元]乔吉《金钱记》第三折)

(5) 运气、交好运。例如:“我想着受主子恩典,又招呼了你这么大,撂下走了,天良何在?那还想发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39页。

生吗?”([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三回)

另外,我们看到在中文中,“起源”一词与“发生”词义相近。“起源”的意思有两个:(1)开始发生,比如,“秦腔起源于陕西”“世界上一切知识无不起源于劳动”;(2)事物发生的根源,比如,“生命的起源”。^①这两个词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义词。比如我们可以说“秦腔起源于陕西”,也可以说“秦腔发生于陕西”。我们可以说“世上一切知识起源于劳动”,也可以说“世上一切知识发生于劳动”。可以看出,“发生”比较多地用作动词,“起源”比较多地用作名词。

“谱系”一词与“发生”也有很密切的关系。“谱系”的意思是:(1)家谱上的系统,比如,“今录其见存者,以为谱系篇”《隋书·经籍志二》;(2)物种变化的系统。

与汉语“发生”词义基本相同和对应的希腊语词是“γένεσις”。这是一个抽象名词,动词形式是“γίγνομαι”,主要含义有发生、出生、产生、生成、变成。从希腊语词根“γεν-”出发,还可以构成许多同源衍生词。比如,阴性名词“γενεά”,意思是出身(自某家族)、部落、民族、种族、世代、谱系,等等。阳性/中性名词“γένος”,意思是起源、开端、本源、原初、生产、制造、生成,等等。^②

我们看到,希腊语“γένεσις”的含义和“φύσις”的含义有许多重合。希腊语“φύσις”是一个阴性名词,所有格写作“φύσεως”,诗歌中常写作“φύσεος”,复数写作“φύσει”。^③这个词也有生长、成长、生成、起源、开端、种类、性别的意思。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五卷(Δ卷)对“φύσις”这个哲学概念作过详细解释。他说,“φύσις”有这么些个意思:(1)“生长着的东西的成长”;(2)“生长着的东西的最初由之生长的内在部分”;(3)“每一自然物的体现其本质的最初运动的源泉”;(4)“构成或造就每一自然物的最初的质料”;(5)“自然物的本性”;(6)“每一本性均可称作自然,因为事物的自然就是某种本性”。^④所以,希腊语“γένεσις”的含义和“φύσις”的含义是相通的,在许多地方可以替换使用。

《荷马史诗》是留存至今的最古老的希腊典籍。我们在其中已经可以看到“γένεσις”的踪迹。它的意思是“生育”和“滋生”。例如:

“Ωκεανόν τε, θεῶν γένεσιν καὶ μητέρα Τιθόν·” “忒提斯和俄刻阿诺斯,他们生育了众神。”^⑤

“καὶ ἄν ποταμοῖο ῥέεθρα Ὠκεανόν, ὅς περ γένεσις πάντεσσι τέτυκται.” “涌流的大河俄刻阿诺斯,滋生一切。”^⑥

彼得斯指出:“哪怕是在它最早的尝试性的使用中,‘genesis’已经有了有生物过程以外的意义。”^⑦什么是生物过程以外的意义?只要明白希腊神话与哲学的关系,那么彼得斯的意思便不难理解,荷马的这些表述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理智抽象,而不再单纯表达生物学意义上的生育。

在早期自然哲学家的残篇中,我们看到阿那克西曼德、克塞诺芬尼、赫拉克利特等人讲“发生”比较多。“出生(birth)与开始存在(beginning in being)这两种意思在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的文本中交织在一起。”^⑧

米利都学派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提出:“生物从太阳所蒸发的湿气中生成。人的生成最初与另一种动物的生成相似,也就是和鱼的生成相似。”^⑨阿那克西曼德猜测人这种动物的形态有一个发生或生成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和鱼类相似。人类的发生是这样,其他动物的发生也是这样。

克塞诺芬尼谈论万物的发生,力图揭示发生的万物之间的“父子”关系或者“谱系”。他说:“一切出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1001页。

② Cf. Liddell H. G., Scott, R.,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 342, p. 343, p. 349.

③ Cf. Liddell H. G., Scott, R.,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 1964.

④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14b18-1015a12。

⑤⑥ 荷马:《伊利亚特》XIV. 201, XIV. 246。

⑦⑧ Peters, F. E., *Greek Philosophical Terms: A Historical Lexic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67.

⑨ DK12A10. (τὰ δὲ ζῶα γίνεσθαι ἐξατμιζομένου ὑπὸ τοῦ ἡλίου· τὸν δὲ ἄνθρωπον ἐτέρῳ ζῴῳ γεγενῆσθαι, τοῦτέστι ἰχθύϊ, παραπλήσιον κατ' ἀρχάς· Living creature came into being from moisture evaporated by the sun. Man was originally similar to another creature — that is, to a fish.)

和生长的东西都是土和水。”^①“大海可以说是风、云、江河之父。”^②

赫拉克利特是一位主张运动变化的哲学家，他主要在“变”的意义上使用“γένεσις”。他说：“对于灵魂来说，死就是变成水；对于水来说，死就是变成土。然而水是从土而来，灵魂是从水而来的。”^③如果用“生成”来替换句中的“变成”，意思没有变化。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较多地反思了早期自然哲学家有关“发生”的论述，对他们使用“发生”一词的具体含义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他说：“在古代的哲学家中，有些人说，所谓单纯的生成就是质变，另一些人则认为，质变和生成是不一样的。因为断言宇宙是某种单一的东西并主张万物皆出于一的人们，必然认为生成就是质变，而且认为，在严格的意义上，被生成的东西就是被质变；而那些假定事物的质料多于一种的人，如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和留基波，则必定主张生成不同于质变。”^④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一部分自然哲学家讲的发生（生成）等于质变，另一部分自然哲学家讲的发生（生成）不等于质变。

亚里士多德还指出：自然哲学家所说的发生或生成是指从非存在变成存在、从潜在变成现实的过程。“发生”是进行时，“生成”是完成时。“由否到是这种矛盾的变化是产生，绝对的这种变化是绝对产生，特定的这种变化是特定的产生，例如，由非白的东西到白的东西的变化就是白的东西的产生，由绝对的不存在到存在则是绝对的产生，所谓绝对产生我们是说的一事物的诞生，而不是说它变为这种或那种特定的事物。由是到否的变化是灭亡，由存在到绝对不存在的变化是绝对的灭亡，变到对立之否定一方的变化是特定的灭亡，这种区别正如产生的情况是一样的。”^⑤

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对变化确实有着巨大的兴趣。亚里士多德说：“他（麦里梭）认为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有事物的（不是时间上的）开始，不仅在事物的绝对的发生（ἀπλή γένεσις）里，而且还在事物的性质变化时都有开始，好像从来不曾有过整个作用范围内的同时发生的变化似的。”^⑥这段评述表明，亚里士多德亦将发生问题视作本原问题的一个方面。本原问题是古希腊早期哲学家最先思考和探索的核心问题。“这个时期哲学的最重要的特征和标志是：探求的对象为‘自然’和创生自然宇宙万物的‘本原’，用对立统一解说生灭流变的自然，把感性物质原素当作自然的根本原因，并以感性经验和观察的事实解说、证实和推进这些探求。”^⑦可以说，在早期希腊哲学中，“发生”问题就是“本原”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什么是本原”，或者“什么是万物的本原”，而是“万物如何发生、创造、生成、变化”。

二、柏拉图论“发生”

柏拉图伪作《定义集》中有“发生”这个词条。“Γένεσις (genesis), 生成：发生，产生；成为存在者；变成存在者。”^⑧尽管这个定义不是柏拉图本人下的，但还是反映了柏拉图及学园派的哲学家使用“发生”一词时的基本含义。可以说，在柏拉图那里，发生和产生、生成是同义词，发生问题与存在问题紧密相关。

亚里士多德曾经评价过柏拉图对“发生”的看法。他说：“柏拉图考察过生成和消灭，但只是局限于如何存在于事物之中，没有全面地讨论生成，只说了元素的生成。他没有考察肉、骨头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是如何生成的，他也没有讨论质变和增长以什么方式存在于事物之中。”^⑨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呢？让我们来看一下柏拉图的著作。

① DK21B29. (γῆ καὶ ὕδωρ πάντα ἐσθ' ὅσα γίνονται ἢ δὲ φύονται· All things that come-to-be and grow are earth and water.)

② DK21B30. (ἀλλὰ μέγας πόντος γενέτωρ νεφέων ἀνέμων τε καὶ ποταμῶν· But the great ocean is begetter of clouds and winds and rivers.)

③ DK22B36. (ψυχῆσιν θάνατος ὕδωρ γενέσθαι, ὕδατι δὲ θάνατος γῆν γενέσθαι· ἐκ γῆς δὲ ὕδωρ γίνεται ἐξ ὕδατος δὲ ψυχὴ· For souls it is death to become water, for water it is death to become earth; from earth water comes to be, and from water, soul.)

④ 亚里士多德：《论生成和消灭》314a7-12。

⑤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225a14-20。

⑥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186a14。

⑦ 杨适：《古希腊哲学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6页。

⑧ 柏拉图：《定义集》411a。

⑨ 亚里士多德：《论生成和消灭》315a29-33。

我们看到柏拉图比较多地在生成的意义上使用“γένεσις”这个词。^①古希腊哲学的诞生受古希腊神话的影响很大。柏拉图最先讲述的发生论可以称作“神话发生论”。《斐多篇》提到：有一种古老的再生学说，奥菲斯教的学说，按照这种学说，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灵魂，是从人死时去的“另一世界”返回来的灵魂。世界由对立面组成，凡是有生成的事物都由对立面组成，与每一对对立物相对应，有两种形成过程。热和冷是对立物，同样有两种具有对照意义的过程——变热和变凉。事实上，要是整个过程不是轮回的，生命就会最终毁灭，剩下来的只会是一个死宇宙。^②

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讲述他自己的哲学探索，提到了早期自然哲学家。他说：“年轻的时候，我对被他们称作自然学的智慧有着极大的热情，因为我想，要是能知道每一事物的原因那就太好了，它为什么生成，为什么毁灭，为什么存在。”^③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苏格拉底对自然哲学家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感到失望。他说：“当我在考察这些事物如何毁灭、天上和地下的事情如何发生时，我最后得出结论，我完全不具有进行这一类考察的天生的才能。”^④苏格拉底还讲到，他也考察过人是怎样成长的这样一类问题。“我从前认为，任何人显然都明白，人通过吃喝而成长，食物使人成长，吃肉长肉，吃骨头长骨头，以同样的方式，适宜的部分添加到身体的其他所有部分，所以人就成长了，从原先形体较小到后来变得较大，就这样小人变成了大人。”^⑤看起来，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评是对的。柏拉图主要是从哲学上，而不是从科学上，考察人的发生或生成问题。

柏拉图对元素的生成讲得比较多。《法篇》指出：“由于过去的人没有很好地描述众神和生灵的生成，所以我的当务之急是延续我前面的解释。”“如果事情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对生成的最初解释的第一步将会更加有理。让我们就这样做，讲述众神的生成。”“所以有五种元素，我们宣称它们是火、水、气、土、以太，这些元素中的某一种发挥主要作用，从而使每一事物和各种生灵趋于圆满的生成。”^⑥

“我们必须进一步设定有第二类不同的生灵生成，它们同样也是可见的。它们主要由火元素组成，但也包括少量的土元素、气元素，以及其他元素。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应当宣布，从这些元素中产生了所有可见的生灵。我们必须进一步设定天空中的各种生灵——亦即我们说的神圣的星辰——的生成，它们拥有最美丽的身体和最幸福、最美好的灵魂。关于它们的命运，也许有两种类型的，我们必须允许这样一种看法。它们要么全都是绝对不可毁灭的、不朽的、神圣的，要么各自有自己确定的寿限，尽管它们的寿命非常漫长。”^⑦可以说，《法篇》中的神创论思想是柏拉图生物发生论的自然延伸。

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柏拉图确实结合存在问题讨论了事物的生成问题。《斐莱布篇》指出：存在与生成是一个对子。“一方面是一切事物的生成，另一方面是它们的存在。”“生成以存在为目的”，就好像“造船以船为目的”。“总的说来，一切物体总是某些生成过程的目的。每个生成过程的发生总是以某些具体存在物为目的，所有生成的发生加在一起，以整个存在为目的。”^⑧柏拉图在这里相当明确地把生成与存在界定为因果关系。生成因，存在为果。这个对子的关系是因果关系。

柏拉图还直接将生成与实在结合起来。《智者篇》提到，哲学家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派是型相之友，另一派是实在之友。生成和实在有所分别。“一方面，我们依靠身体通过感觉与生成打交道，另一方面，我们依靠灵魂通过理性与实在打交道，实在自身永远维持着自身同一，而生成则因时而异。”^⑨

柏拉图也在变化、变易、变成等意义上使用“γένεσις”这个词。^⑩比如，《泰阿泰德篇》指出：“存在和变易是运动的产物，而非存在和毁灭是静止状态的结果。热或者火这个事实也是这种理论的证据，它们产生并支配其他所有事物，而其本身又出自移动和摩擦——这些都是运动。”^⑪

①⑩ Plato, *Complete Works*, Cooper, J. M., & Hutchinson, D. S., ed.,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dianapolis / Cambridge, 1997, p. 1768, p. 1753.

②③④⑤ 柏拉图：《斐多篇》70c-72e, 96a, 96b, 96c。

⑥⑦ 柏拉图：《法篇》10.904a。

⑧ 柏拉图：《斐莱布篇》54a-c。

⑨ 柏拉图：《智者篇》248a-b。

⑪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3a。

《蒂迈欧篇》指出：“我们必须从下述区别开始：什么是永久存在而没有变易，什么是变易而决无存在？”^①前者要用理智来把握，包含一个合理的解释。它是没有变易的。后者要用意见来把握，包含非理性的感性知觉。它有生成和消失，但决无真正的存在。凡有生成的事物必定由某种原因的力量方才产生，因为若无原因，任何事物的生成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当造物主^②用他的眼光注视那永恒不变的事物，并且以它为模型，构造出事物的外形和性质，那么，这样创造出来的作品必定是完美的。但若他注视的事物有生成，也以有生成的事物作模型，那么他的作品就不完美。”^③

柏拉图也在谱系、世代、世系的意义上使用“γενεαλογία”这个词。^④从词义上理解，发生与谱系有着天然的联系，每一代事物发生的序列就是谱系。哲学诞生以后，哲学家们考察事物的一般发生，也考察各个门类的事物的发生，也就是谱系。在柏拉图著作中，“γενεαλογία”这个词主要用于人的谱系和神的谱系。在《大希庇亚篇》中，希庇亚说：“能使他们感到高兴的是英雄和人的谱系、古代城邦建立的故事，简单说来也就是那些古代传说，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不得不去彻底掌握各门学问。”^⑤《蒂迈欧篇》提到：“梭伦说，他到达那里以后，受到高度尊敬。还有，他说，当他向当地的祭司请教、问谁最精通古代事务时，他发现自己以及其他希腊人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有一次，为了引导他们谈论古代的事情，他开始讲述我们自己的古代历史。他从福洛涅乌——据说他是人类始祖——开始说起，也讲到尼俄柏，然后他讲了大洪水以后幸存的丢卡利翁和皮拉的故事。然后，他继续追溯他们后裔的谱系，试图计算年代，算出这些事情发生距今已有多少年。”^⑥老祭司说：“梭伦啊，你刚才讲述的你们希腊人的谱系，顶多只能算作童话故事。”^⑦天文学家蒂迈欧是这篇对话的主要对话人。他在对话中系统讲述了宇宙的生成及其结构，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自然哲学体系。他说：“让我们接受他们的解释，说一下众神如何生成，说一下众神到底是什么。”^⑧这里所谓众神如何生成，也就是众神的谱系。

柏拉图还在“种”和“种类”的意义上使用“γένος”这个词。彼得斯说：“发生问题在巴门尼德以后的哲学中成了一个中心问题，从苏格拉底在《斐多篇》96a处表达的看法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而对柏拉图本人来说，发生问题是一个第二位的问题，次于型相问题。”^⑨我们知道，型相(εἶδος)是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概念，型相实在论(理念论)是柏拉图的基本哲学理论。读了柏拉图的《智者篇》，可以看到型相问题如何与发生问题联系起来。

柏拉图在《智者篇》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讲述型相的生成。他提出有五个“最大的种”(μέγιστος γένος, summa genera):“ὄν”(存在)、“ταῦτον”(相同)、“θατέρον”(相异)、“κίνησις”(运动)、“στάσις”(静止)。^⑩这里讲的“种”本身就有“发生”或“生成”的意思。

在柏拉图的视野中，“种”“相”“型”，都是存在的事物，也都有自己的本性。就型相的本体而言，本体不变，没有什么新东西发生，而就五个最大的型相(种)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有结合就有发生。就整个世界而言，五个最大的范畴性本体结合成诸多永恒不变的超验的型相，通过对型相不完美的分有和模仿，万物得以生成。

柏拉图发生论的主要思想有如上述。可以看出柏拉图有关发生的思想是零碎的、不系统的，缺乏深入论证的，但他的相关思想为后来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深入反思柏拉图的发生论思想无疑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① “什么是永久存在而没有变易，什么是变易而绝无存在？”(τί τὸ ὄν αἰεὶ, γένεσιν δὲ οὐκ ἔχον, καὶ τί τὸ γιγνόμενον μὲν αἰεὶ, ὄν δὲ οὐδέποτε)

② “造物主”(δημιουργός), 原义“工匠”, 音译“得穆革”, 亦译造物者, 创造主。

③⑤⑥⑦ 柏拉图:《蒂迈欧篇》27d-28b, 22a, 23b, 40e。

④ Plato, *Complete Works*, Cooper, J. M., & Hutchinson, D. S., ed.,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dianapolis / Cambridge, 1997, p. 1768.

⑤ 柏拉图:《大希庇亚篇》285d。

⑥ Peters, F. E., *Greek Philosophical Terms: A Historical Lexic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67.

⑩ 柏拉图:《智者篇》254d。《希腊哲学史》多卷本的作者把“γένος”译为“种”。他们认为:“就‘种’本身的抽象意义说,它是不动的,在这点上和原来的‘相’或‘型’相似;但它又是可以和别的‘种’联系的,所以不是孤立的绝对的,在这点上和原来说的‘相’或‘型’不同,它就是我们所说的‘范畴’。”(参见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971页)

三、柏拉图发生论思想的现代意义

在中国学术的当代发展中,反思古希腊哲学家的发生论思想是一项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因为它关系到中国学者研究古希腊哲学的范式转换。近年来,我们在古希腊哲学研究领域进行方法论的反思,提出要具备跨文化的视野,要用发生学的方法揭示希腊哲学术语的内涵,要在跨文化的具体语境中理解和翻译希腊哲学术语。在此意义上,柏拉图有关“发生”的思想可以为我们反思古希腊哲学研究方法提供思想资源。

发生学的思想源头在西方确实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正如我们上面对“γένεσις”进行语义学分析时所指出的那样,希腊人在其理性思维生成过程中形成了发生概念。希腊人最初的“发生”表示“生育”和“滋生”,这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发生。哲学化了的“发生”则指事物从非存在变成存在、从潜在变成现实的过程。

“发生”问题虽然不是希腊哲学家思考的核心问题,但发生问题与“本原”问题有着天然的联系。在他们的思想中,万物有生命,生生不已,这就是自然。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在思考本原问题时,确实想要解释宇宙如何起源,大地和日月星辰如何发生,由此提出许多宇宙生成论的观点和学说。发生与起源具有这样一种天然联系,二者甚至有部分意义重合。

客观地说,人类在还没有开始理性思维之前,也会思考具体事物的开始、起点、起源和根源,理性思维产生以后,则要考虑一类事物的开始、起点、起源和根源,乃至思考一切事物的开始、起点、起源和根源。在这个时候,抽象意义的“本原”才成为一个哲学概念。亚里士多德总结说:“那些最初从事哲学思考的人,大多数只把物体性的东西当作万物唯一的本原。万物都由它构成,开始由它产生,随后又化为它(本体常存不变,只是变换它的属性),他们认为这就是万物的元素,也就是万物的本原……至于本原的数目有多少,性质是什么,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①亚里士多德指出了“本原”的哲学含义,也就是“万物都由它构成,开始由它产生,最后又化为它”。可以说,发生就是万物的生成变化,本原则是发生的源头。

早期自然哲学家揭开了希腊哲学的帷幕,开始了从宗教神话向哲学的过渡和转化。在他们看来,世上形形色色的万物是相互联系的,又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整体。宇宙、社会、人生在他们的视野中不是分离的,而是天然统一的。他们依据当时所能掌握的知识 and 经验,提出了一些符合现代科学的说明和预见,也提出许多幼稚的猜测和想象。他们对事物发生所作的思考对后来的哲学与科学发展有重要启发作用。

谈论发生问题可以在一般的层面谈,即在哲学层面谈,也可以在具体领域的范围内谈,比如在宇宙论的范围内谈(宇宙发生论),在伦理学的范围内谈(道德发生论),在物理学的范围内谈(元素发生论),在生物学的范围内谈(生物发生论)。柏拉图没有严格地区分精神与物质,但对这些对象领域的区分却已经开始。他在此前提下所做的思考,有把精神物化的表现,客观化、实体化的思想倾向。

从柏拉图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以前的哲学家的相关思想对他的影响。与早期自然哲学家相比,柏拉图的思想要深刻得多,系统得多。但他仍旧没有像后来的亚里士多德那样,撰写专文《论生成和消灭》,系统探索发生问题,他当然也没有建立一门“发生学”,所以我们姑且将柏拉图的相关思想称为“发生论”。

柏拉图的发生论思想达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他沿续以往“探寻事物之本性”的思路,在抽象和具体两个层面对“发生”问题作了哲学反思。在提出他的哲学基本理论时,他研究了型相的发生问题,提出了“通种论”,使发生问题成为他的“型相实在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发生论思想,它设定了世界具有绝对的、唯一的、超历史的起源,以此解释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本质、发生和意义。作为方法论,它预设了普遍的因果关系、知识整体论及历史的线性发展,认为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先行包含于它的规定性本质之中。

柏拉图的发生论思想在自然哲学领域最终以“神创论”的面貌出现。《蒂迈欧篇》系统讲述了宇宙的生成及其结构,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自然哲学体系。造物主(伟大的工匠)用理智创造宇宙、宇宙灵魂和众神,造物主休息以后,众神受造物主指派,向宇宙借取一部分火、土、水、气,创造了有生灭的万物,创造了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33b6-21。

人。正是这样一种发生论思想成为西方古代发生论思想的主流，统治西方人的思想达两千年之久。

随着西方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西方古代发生论思想到了近代迎来了发展的机遇。自从文艺复兴以来，随着现代性的兴起，宗教神学在思想领域的一统天下被打破。17世纪之后，自然科学在探索事物起源、发育、演化、形态和规律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发生学方法（genetic method）逐渐形成，进而扩散到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其实质是对古代和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神创论”思想与知识运动的回应。

现代人文学科的研究把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理解为能动的连续体，对其作研究，不是为了按时间顺序堆砌历史证据，而是为了对现存事物作历史性的理解。现代发生学方法论的要点在于研究对象的“现实”“起源”“（连续生成转化的）过程”。发生学的更高要求则是阐明事物历史演变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把握其中的发展规律。恩格斯说：“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①马克思主义的发生论方法的研究出发点是“以终为始”，以现实的对象为问题意识的起点，而其成果的展现则是“从始至终”，必须连续、完整与整体地阐明对象的演变历史。这就是所谓的“回溯式研究”和“前瞻式叙述”。

发生学的方法对我们研究古希腊哲学概念和范畴也有重要意义。概念是理论思维的基本工具，其本身又是历史生成和文化积淀的产物。“古代希腊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开始产生和早期发展的历史。”“范畴是人认识现象及其关系的纽结，因此当人的认识不断前进和深化的时候，原来的范畴也要随之改变，或者是在原来的范畴上添加新的含义，或者是提出新的范畴来代替原来的范畴。”^②我们相信，在古希腊哲学术语研究中引入发生学的方法，探讨相关概念和范畴的产生、消亡、转义、嬗变等，是一项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学术工作。就我们研究古希腊哲学而言，运用发生学的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演化过程，避免望文生义地理解古希腊哲学概念的历史内涵，避免犯下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时代错误”。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希腊哲学术语数据库建设”（15ZDB02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6页。

②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The Primary Investigation to Genetic Thought of Plato

WANG Xiaochao, GUO Xiaoyu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scholars in research o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engaged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 many scholars have proposed to use genetic method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to the texts of 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Genesis is an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concept, which appeared very early in ancient Greek. The author puts “genesis” problem into the context of the Platonic dialogues, studying the origin of the term, to reveal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n the basis of the reflection of Plato's relevant theory, to clarify its modern significance.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differentiates and analyses the meanings of genesis; the second part elaborates Plato's genetic thought; the third part reveals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Plato's genetic thought.

Key words: Plato, genesis, generation, genetic thought